

Causes of Family Education Problem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Governance Strategies

Bingyun Wang Qilinchuipi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family educa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s a special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ffecting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urgently needs to be solved by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amilie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uses of educational problem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needs,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results with a single level of intervention or a single method.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theory of social work, this paper adopts an integrated social work approach to interven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family level, the village level, the social level, and other levels to ensure that the needs of all levels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social level are met, an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Keywords

problem caus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tegrating social work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成因及其治理策略

王兵云 七林吹批

云南民族大学, 中国·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问题,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亟待政府、社会和家庭进行解决。因其教育问题成因复杂化以及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特征,单一层面的介入或者单一方法的使用难以产生效果。基于此,论文依托社会工作整合理论,采用整合社会工作的方法,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村庄层面、社会层面等多个层面进行干预,确保从个体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进而综合地回应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家庭教育问题。

关键词

问题成因; 治理策略; 整合社会工作

1 引言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形成的特殊性群体,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家庭教育的不充分、不连续、不全面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一系列生活、健康、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1]。《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明确指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进行全面培育和引导,向国家和社会做好指导、支持和服务工作,以促进未成年的全面健康成长。”^[2]学者们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3]、社会投资视角^[4]、社会排斥视角^[5]、家校政协同视角^[6]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强调嵌入外来资源助力家庭教育发展,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

在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是复杂的,教育需求是多元的,单方面的介入难以改变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强调跨越单一理论或方法的局限,整合多种有效的理论和方法,采取全象限、全层次的干预策略,综合地回应社会问题^[7]。因此,在面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这一复杂问题时,需要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成因,采用个体、家庭、社区、社会全面干预的方法,综合地回应家庭教育问题。

2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

项目团队通过对云南红河、版纳、文山、昭通、临沧、玉溪6个地州的不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并非单一因素所引起的,而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相互交织、错杂所形成的社会性问题。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错位、倒位,家长对家庭教育认知的缺乏、偏差、不全面,家庭教育资源的欠缺、不足、低效利用,家庭教育方法的短缺、欠妥、交错冲突以及家长对

【作者简介】王兵云(1996-),男,彝族,中国云南蒙自人,硕士,从事民族社会工作、边疆社会工作研究。

家庭教育所持的轻视、焦虑、躺平心态等相互交错,构成复杂的家庭教育问题网络。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父母外出务工所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源于教育主体自身的知识、认知、方法的局限,再一方面是家庭教育资源的不足或使用不充分。

2.1 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错位、倒位

家庭教育主体缺位、错位、倒位现象错综复杂。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大量的父母为了生计选择外出务工^[8],从而导致农村家庭教育主体缺位现象发生。父母的缺位让留守儿童失去了亲子陪伴、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机会,同时父母也无法及时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调整教育方法。二是家庭教育主体的错位。由于父母外出务工,难以继续发挥家庭教育主体的功能,教育主体角色也随之进行转移或替代,家庭教育主体错位现象由此出现。一方面家庭教育主体的角色向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兄长姐或亲戚朋友转移。另一方面父母则依托数字媒介产品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手机、电脑等数字媒介成为新的教育主体^[9]。三是家庭教育主体的倒位。家庭教育主体倒位是指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等由未成年人掌控和决定,父母从主导者转向服从者的家庭教育模式。这种现象的产生更多是源自教育主体对“尊重未成年人”的认知错误和对孩子的过度宠爱,是一种教育权力过度让渡的表现。

2.2 家庭教育认知的空白、偏差、不全面

家庭教育认知空白、偏差、不全面现状纷繁复杂。一是家庭教育认知的空白。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不同,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相关家庭教育知识的接触,部分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更是对家庭教育概念一无所知。甚至在大多数老一辈观念中,就没有家教、家风的说法,认为孩子只要能够健康成长就好,教育是学校才负责的事情。二是家庭教育认知的偏差。家长对家庭教育定位不准确以及教育责任划分过于局限,导致家庭教育不被重视和无法提供优质教育。一方面,人们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过于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认为家庭教育只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忽视了家庭教育对孩子全面发展的关键作用^[10]。另一方面,部分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只是家庭内部的小事,将教育的责任紧收于家庭内部,忽略学校、社会对家庭教育的辅助作用。三是家庭教育认知的不全面。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11],父母对家庭教育的认知较为局限,通常依靠自身成长经验或者在父辈的指导下进行家庭教育,偏重于以农耕和学业为基础的劳动教育与智育,忽视了德育、体育、美育的培养。

2.3 家庭教育资源的欠缺、不足、低效利用

家庭教育资源欠缺、不足、低效利用情形纵横交错。一是家庭教育资源的欠缺。距离城镇远距离的山区农村,因受交通、经济、人力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家

庭教育辅助资源无法送达,导致家庭教育补充资源欠缺的窘境,阻碍了留守儿童获得更全面、更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源。二是家庭教育资源的不足。距离城镇中等距离的农村家庭相比于偏远山区农村家庭拥有获得一定家庭教育资源的优势,学校、群团组织等相对容易进入村庄开展家庭教育活动。然而,这样的家庭教育补充活动终究还是受交通成本、人力成本的限制,所能提供的家庭教育服务资源有限。三是家庭教育资源的低效利用。与偏远山村以及中距离农村相比,城镇周边近距离农村能够更为轻易地获得家庭教育资源的注入,甚至会有相关组织自主到村里开展家庭教育科普、教育活动。然而,大部分农村群体困于对各组织、部门职责的不清晰,以及对“需要钱”的误区,并未合理使用学校、妇女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等相关家庭教育辅助资源,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内部完成。

2.4 家庭教育方法的不当、欠佳、交错冲突

家庭教育方法不当、欠佳、交错冲突状况盘根错节。一是家庭教育方法的不当。部分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由于缺乏科学的教育方法指导,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时通常以经验为导向,采用打骂、命令、强制等手段对孩子进行管束。这样的教育方法不仅过于极端,也过于简单,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二是家庭教育方法的欠佳。随着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部分农村家庭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然而,教育主体对新的教育技能掌握不全面,导致对孩子的教育往往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状态,教育效果并不理想。三是家庭教育方法的交错冲突。父母外出务工将教育职责部分转移到他身上,形成“祖辈—父辈—朋辈”三者共同教育的三足鼎立形式。但是由于三者所成长时代背景不一样,所接受的教育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在家庭教育中三者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极易发生冲突,导致留守儿童在接受家庭教育时不知该听谁的“三难”局面。

2.5 家庭教育现状的轻视、焦虑、躺平

家庭教育轻视、焦虑、躺平状态百感交集。一是家庭教育的轻视状态。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部分家庭认为孩子的学习成绩决定孩子的未来;加之,孩子学习成绩的优异成为家长与家长之间炫耀的资本之一,全家聚力培养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对于家庭教育,更多被视为家庭内部的小事,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持有可有可无的心态。二是家庭教育的焦虑状态。随着家庭教育的推广普及,部分农村家庭开始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并尝试对孩子进行全面教育和培养。但受限于亲子异地的无奈以及缺乏家庭教育相关知识和方法,在教育过程中常常处于焦虑状态,为不能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而烦恼,只能“干着急”。三是家庭教育的躺平状态。由于缺乏系统地学习和指导,家长通常用自己成长的经验对孩子进行教育,但实践效果通常并不理想,从而选择了躺平^[12]。也有家长为了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竭尽所能地筹集教育资源辅助家庭教育开展,但教育成果与投

人往往不成正比，家庭教育信心倍受打击，最终干脆躺平，任由孩子发展。

3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治理策略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采用综合的介入方法，进行全面干预和赋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多重成因的背后意味着家庭教育的多元化需求，进而形成家庭问题成因多重化、教育需求多元化的复杂局面。因此，单一的理论或方法难以作用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从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出发，同时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村庄层面、社会层面等多个层面进行干预，确保从个体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以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全面改变。

3.1 个体层面：家庭教育能力的全面赋能

对家庭教育主体能力的全面赋能是优化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基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作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掌舵人，其自身对家庭教育的认知、教育所采用的方法、所储备的家庭教育知识等决定着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走向。然而，在农村家庭中，由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家庭教育认知的空白、偏差、不全面，进行家庭教育时方法的不当、欠佳、交错冲突，以及自身对家庭教育知识掌控不充分、不全面等导致家庭教育不被重视、亲子矛盾现象突出、教育效果不明显的现状。因此，对教育主体进行家庭教育认知引导、方法指导、知识补充等全方位家庭教育赋能，是维护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有序运行的基础保障。基于此，需要动员和组织家庭教育辅导机构、妇联、社会公益组织等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主体进行家庭教育知识科普和教育方法指导，提升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改变对家庭教育的认知偏差。让教育主体在进行家庭教育过程中，能够根据留守儿童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采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提供相应的教育内容。同时，家庭教育知识储备量的充沛和教育方法的灵活运用，能够让教育主体为留守儿童提供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摆脱教育焦虑和教育内耗。

3.2 家庭层面：建立有效的协助教育机制

建立有效的家庭协助教育机制是优化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润滑剂。家庭教育的实施需要家庭成员的互相配合和补充，并非个体责任或义务，也并非相对独立或排斥的。然而，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过程中往往会将教育视为个体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和联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会因教育分歧而产生冲突，严重阻碍家庭教育的发展。这种现象重要表现为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后，随着教育权力和职能的转移，呈现出父母主负责、祖辈主负责、手足主负责的三种主要教育方式，三者实施过程中相对独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归根结底，这种现象的形成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有效的家庭协助教育机制。基于此，应当建立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主体，其余家庭成员进行协助和补充的家庭协助教育机制。充分发挥家庭系统中每位家庭成员的优势和

功能，改变家庭成员在教育中“独揽”“孤立”“冲突”的状态，从而将“祖辈—父辈—朋辈”三足鼎立之势扭转为三者共同作用之势。家庭协助教育机制的建立，也将让留守儿童避免“三难”的抉择，且转向三者相互协助和补充的全面辅助教育，有效弥补了教育主体单一、教育内容局限的短板。

3.3 村庄层面：打造优质的互助教育环境

打造优质的村庄互助教育环境是优化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助燃剂。村庄是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公共场所，其家庭教育环境友好权对留守儿童接受家庭教育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留守儿童直接或间接获取家庭教育机会的空间平台。然而，大多数农村因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以及居民互助意识不足的影响，村中缺乏相应的家庭教育场所和设施，也缺乏相应的家庭教育互助机制或服务组织，导致留守儿童难以从村庄层面获得有力的家庭教育支持。因此，激发村民与村集体家庭教育的内生力，共同建设家庭教育公共空间，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是构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环境友好权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基于村庄公共空间进行家庭教育空间再造。可将村中会议室、活动室、小广场等公共场地进行改造，增设家庭教育所需的教具、教材、桌椅以及多媒体等硬件设施，为家庭教育的开展提供可使用场所。另一方面，基于村庄熟人社会进行家庭教育互助团体培育。鼓励村民组建家庭教育互助志愿服务队，依托村中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乡村传统美德，以及勤劳、认真、刻苦的农耕文化等开展乡村家庭教育课堂，协助留守儿童树立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的道德品质。

3.4 社会层面：构建多渠道资源注入路径

构建多渠道社会资源注入路径是改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加速剂。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开展需要家庭成员的认真负责，也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外界教育资源的注入将有助于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更全面的家庭教育服务。但目前来说，外界资源的注入却面临着落地难、利用效率低、不可持续的困境。基于此，首先，需要建立教育资源供需对接平台，实现“供—需”高效对接。资源对接平台的缺乏，导致“外在资源的难以注入”与“留守儿童家庭难获取所需”的两难困境。为此，需要建立留守儿童家庭与政府部门、基金会、社会公益组织等资源提供者的对接平台，根据所能提供资源以及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时做好服务资源对接，确保家庭教育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其次，需要探索本土化教育资源注入路径，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外在补充资源多数来自城市资源，城市家庭教育的形式、方法与农村所能接收的形式、方法往往不相匹配，不仅教育效果不理想，而且容易遭到村民排斥。因此，将家庭教育资源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采用村民所能接收的方式、方法进行补充，将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后，需要外资引入，盘活乡村产业，留住教育主体。乡村经济发展不足，是大部分村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为此，需根据村庄优势和

资源,引入外来投资,建设乡村特色产业。号召村民参与服饰、旅游、绿色农业等本土产业建设,形成支柱性产业,增加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留住家庭教育主体。

4 总结与讨论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是教育主体缺位、认知偏差、资源不足、方法欠佳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错杂所形成的社会性问题。在解决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中,单一层面的介入或者单一方法的使用难以产生效果,需要全面分析家庭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成因以及家庭教育多元需求。采用整合社会工作的方法,同时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村庄层面、社会层面等多个层面进行干预,对家庭教育主体进行全面赋能、建立有效的家庭协助教育机制、打造优质的村庄互助教育环境以及构建多渠道社会资源注入路径,确保从个体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以此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全面改变,综合回应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难题。需要强调的是,此路径并非完美无缺的,仍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值得我们去讨论和思考。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同时也受社会经济发展、制度政策的影响,对于此类宏观环境如何去调整和转变,让其有助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开展,仍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 黄承伟.习近平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研究(上)[J].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3,2(1):5-21.

- [2]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3/content_5644501.htm.
- [3] 武徐梅,肖有俊.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探究[J].黑龙江科学,2024,15(3):120-122+127.
- [4] 周春芳.社会投资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政策的反思与构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43-152.
- [5] 张欣,黄星澈.社会排斥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与重构[J].经济研究导刊,2022(3):40-42.
- [6] 戴斌荣.基于家校政协同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22):27-33.
- [7] 文军,吴越菲.超越分歧:社会工作整合理论及其应用[J].社会科学,2016(3):75-83.
- [8] 吴恩慈,梅雄杰.农村中小學生社会情感能力对校园欺凌的影响[J].少年儿童研究,2024(4):51-60.
- [9] 曹玥,郑欣.权力的流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J].当代传播,2023(4):54-58.
- [10] 刘曼格,刘黎明.“双减”背景下推进城市家庭教育协同治理探究[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4,41(4):112-117.
- [11] 黄图伦.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反思与改进[J].中国成人教育,2015(5):158-160.
- [12] 胡姝,张浩.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专业化转型分析[J].中国教育学报,2024(5):67-73.